

“清流综艺” 流向何方？

■ 罗熙临 魏钧宇 刘若伦 周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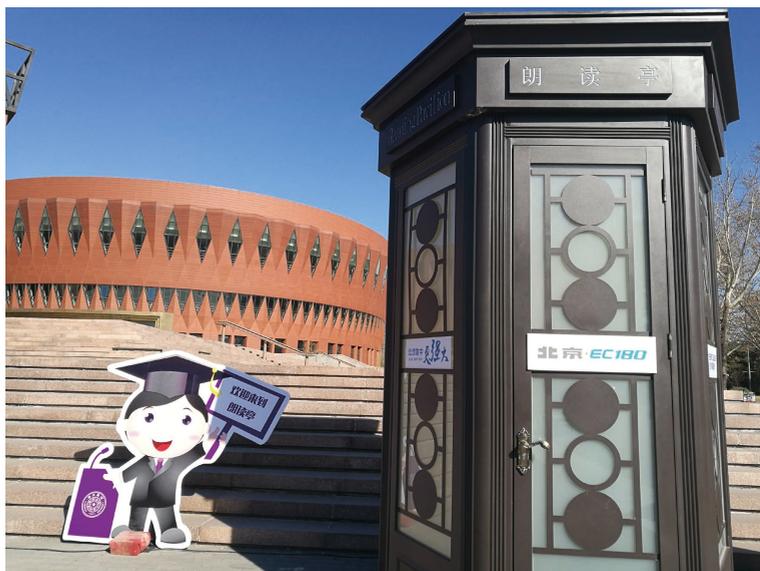
3月11日18时，新清华学堂的广场上，近二十人排成一列，等待着属于自己的五分钟。这是朗读亭进入清华的第一天，黄色灯光从复古样式的亭子中透出，队伍中等待的人们借着灯光小声念着准备好的文字，广场上一片宁静、温柔。

朗读亭活动由朗读类真人秀《朗读者》节目组承办，这档由中央电视台推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综艺节目，在豆瓣上由一万余名观众打出了8.7分的高分。

《朗读者》和更早红起来的《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两档节目，都被观众和媒体称作综艺节目中的“清流”。这三档节目都以文化作为立足点、以内容作为主体，不依赖明星效应，也不以搞笑作为卖点。

事实上，不论是已经播出了十五年的《百家讲坛》，还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晓说》《圆桌派》《一千零一夜》，都具有这些特点，也都拥有一批忠实

的观众。然而，《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全部10期累计收看11.63亿人次，对以文化为核心的节目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目。连续三档在主流电视平台黄金时间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无疑吸引了更多新观众，也引爆了关于“清流综艺”的



清华园里的朗读亭

讨论热潮。

内容与情感、“干货”与故事、表现方式与传播效应……“清流综艺”在2017年第一次流到大众的眼前，但这样的形式应该走向何方，是所有人共同考虑的话题。

每个人都是朗读者

朗读亭来到清华，源于校研会副主席徐冉在浙江大学的见闻。当时朗读者节目组正好在浙大设置了朗读亭，徐冉便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回到清华后，他将这个想法与研会文化部说明，又经历了一系列协商，朗读亭进清华一事才真正确定下来。

除了朗读亭内的朗读，校研会文化部还组织了“时光慢递”、图书捐赠的配套活动，并且为每一位朗读者颁发证书。校研会文化部部长潘文彪介绍道：“‘时光慢递’活动是让同学们在结束朗读后在明信片上写下未来一个月的读书计划，这张明信片将在一个月后寄还给同学们，目的在于鼓励同学们多读书。捐书活动则重在分享，将读书的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学。”

“本来我们想在校内不同地方设立多个朗读亭，这样更能体现出清华的特色。”校研会文化部部长王建宇学长说，“后来发现人员实在协调不过来，其他场地也都没有新清华学堂那么宽敞，容易堵塞交通，于是就只设了一个。”

即使只有一个朗读亭，现场依然对工作人员的数量有着较大要求。“周一到周五大家都要上课，我们只能尽量协调，每个人至少在空闲时间排两班岗，在现场看场子。”

短短一周的时间似乎无法满足同学们朗读的需求。王建宇说，现场来排队的人数已经超出了他们原本的预期：“每天125-150个人，每个人5分钟左右的阅读时间，现场的朗读几乎就没有



潘际奎院士在《朗读者》节目上接受访谈

断过。”由于预先考虑到可能会出现排队时间太长的问題，为了避免无效排队情况的发生，王建宇等人预先想好了应对方案。“我们安排了两个朗读时间段。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是现场排队时间，来了就可以按顺序进亭子读；下午四点到八点是预约时段，是需要前一天晚上六点钟进行预约的。”

除了人数超出预期，前来排队的也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朗读者。“我们请来了一些嘉宾，有个人也有团队，比如好读书协会、苏世民书院等等。”王建宇笑着说，“清华附小有一个班的同学甚至上午放了假集体来这里排队朗读。”在朗读亭前，可以看到带着小孩的母亲，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学生，看到下课匆匆赶来排队的大学生，也可以看到专程回校朗读的老校友。

《朗读者》节目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朗读亭在书店、图书馆设置时，参与人员的构成更加丰富，而在学校里则主要是教职工和学生参与，但相较之下，“学校里的人文底蕴明显更浓厚，校内读书氛围很好”。

除了参与者身份相对集中，清华的朗读者们在选择文本时也有自己的偏好。“读得最多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潘文彪说，“出现比较多的还有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背影》，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和清华相关的很值得读的文本，比如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格非老师的‘江南三部曲’，这些材料都在活动点的书架上，方便同学们选择。”

亭内短短五分钟的朗读时间，充满了庄严而又诗意的仪式感。“《朗读者》这样的综艺节目是非常走心的：选材用心，听众有感，又是难得的原创节目，对各年龄层次、各个阶层的人也都有着吸引力。”王建宇说，“它关注故事而不太看中技巧。如果过于重视技巧，就等于抬高了这个节目的门槛。”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低门槛”是朗读亭最大的优势，也是《朗读者》和其他几档节目最大的区别：“朗读亭是《朗读者》的线下活动，主要目的是收集材料和地面推广，社会上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参与，受众面广，参与度高。人们通过参与节目，达到一种情感的抒发。而其他节目，如《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等，参与者主要是精英人物、知名人物。《朗读者》与朗读亭则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的距离，和观众走得更近。但是节目组在制作中，还是以《朗读者》为大，朗读亭为小。”

王建宇认为，单就《朗读者》这一个节目来看，它的作用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在当代社会，朗读与阅读依然具有魅力和意义；载体是什么其实不重要，活动的重点在于对于文字和内容的感受，以及个体和文字间的联系。而潘文彪则说：“朗读亭只是一个形式，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是希望在校园里营造读书的氛围，号召同学们找寻书本的魅力。朗读亭结束之后，跟读书相关的活动我们还会继续组织下去。”

“亭子门关后，很安静。在摄像机面前，只有你和文字，和你想要将文字传递给的人。这是一种很纯粹、很回归的东西。”王建宇笑着说，“也许是仪式感吧。很多人之前其实并没有很想朗读，但在亭子里的时候，在那种氛围之中，就会很主动的去读。”

讲一个故事和背一首诗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魏钧宇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选手甄选，在答对了初选中所有的题目后，他进入了面试环节。面试中节目导演组询问了他的大学、专业等问题，而在面试结束后，他落选了。

“我觉得我落选的原因就是没有故事吧。”魏钧宇这样评价道。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第一期首先登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一位小学生、一位少数民族同胞、一位残疾人和一位小学语文老师。

“确实价值取向比较强。”这是魏钧宇的评价，也是很多观众的观感。但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后，上台的选手就不再有很多故事要讲。节目结束后被讨论最多的十六岁少女武亦姝，更是一张白纸，在节目中强调的一直是自己对诗词的喜爱。

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故事的比重到底应该占多少？故事性是否应该成为选拔的标准？每个节目组都有自己的答案。

董世达是北京大学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在校园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北社的社长。北社是北京大学进行古体诗文辞章研究及创作的学生社团，在2015年北社的三位同学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了河北卫视推出的文化类节目《中华好诗词》。

“初试的题还是比较难的。”董世达说，“通过初试的有四个人，最后从四个里面选三个，就不仅仅是诗词水平的问题，还有导演组觉得你适不适合上节目的问题，水平和节目效果都是选拔的标准。等确定是我们三个参加节目之后，也会千方百计地从我们嘴里‘套戏’，但是不强求。像我们一个同学，他的前女友在复旦，也来参加这个节目了，编导特别激动，就想给他安一个风流才子的标签，让他说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追回前女友，他坚决不同意，这个策划就否决了。结果没想到那个女生心直口快，自己说了，他就特别尴尬，据说他女朋友看了还不高兴了。不过整体来说都没讲什么故事，其实如果我是观众我也不喜欢看讲故事，但考虑到受众还是应该有点儿故事。”



中国诗词大会现场

诗词类节目中题目的难度也是需要平衡的问题。董世达自己的经验是，节目使用的诗句都很简单，“但是背错一个字你就下了，要保证一个字都不错也是不容易的”。

“而且在台上你还会紧张，会的也答不出来。还有抢答，有一次十几道题出来我一道都没抢上，这就不是水平的问题了。”董世达补充道，“我们还都怕考一些奇奇怪怪的典故。决赛的时候就考了李白的一首诗里出现的一个装束，问题是这个装束代表的是哪位神仙，现场谁也答不出来，最后答案是上元夫人，全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对于《中国诗词大会》的题目，董世达的评价很直接：“太简单了！”

作为一个参与者，董世达认为对于节目来说，题目太难，比如找一些清诗，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太简单也不好，平易近人和哗众取宠之间总有一个度的把握。对于题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准确，导师也不能胡说八道。”

从节目形式来说，背诵、典故、飞花令都是常见的比赛形式，董世达说：“以背为主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古人学习也是从背开始。”魏钧宇则说：“其实飞花令这个形式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只是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大家发现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儿，一下就火了。”

“清流综艺”火爆，但《中华好诗词》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豆瓣上甚至因为“评价人数不足”而不显示这档节目的评分。“参加节目之后，身边的同学都很激动，把我做成表情包发来发去。但对于不认识我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关系，对我也没什么影响。”董世达说，“《中国诗词大会》收视率高特别火，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可能好时段、央视吧。”

对于所谓“诗词热”，董世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如果大家感受不到直接的好处，就不可能真正的热。”但他也说：“能吸引一点关注总是好的，这几年社团人数变多了很多，也有人在写诗。我们能做的就是力求准确。”

参加一次综艺节目的录制，董世达“找到了几个好朋友”。节目录制期间选手的寝室都比较近，不同学校的学生住在一起，决赛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互相串门，“都玩儿嗨了”。因为节目录制过程中要上交手机，几个人坐在一起也没什么好玩儿的，董世达说：“有的时候录制一下午，我们三个看起来正襟危坐，实际上在底下飞花令飞了一个下午。”

《中华好诗词》没有像《中国诗词大会》一样火，董世达也就没有像诗词大会的选手那样引发关注。“去年九月社团招新居然有两个人认出了我，但是仅此而已。”

3月17日晚，朗读亭结束了在清华的一周。这一周里，共有1348名朗读者走入这个亭子，花费五分钟的时间读一段自己选择的文字。

《朗读者》节目还在继续，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探索也在继续。这条“清流”从何处来，又将流向何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转载自《清新时报》）